

吴岸著

GELOMBANG
REJANG

破晓时分

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坚持与探索

吴岸著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犀鸟丛书之四十七

坚持与探索

作者：吴岸著

出版：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O.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承印：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版次：二〇〇四年七月第一次印

定价：RM20（马币廿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自序

《坚持与探索》是我自1995年出版《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后迟迟才整理出来的文集，收录95年以来陆续所写的文章，分为两辑。第一辑内容主要是有关我个人的创作经验及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第二辑收入为朋友新著所写的序文以及几篇悼念文章。

《关于诗创作的几点思考》一文，是我于1998年为出席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而写的，当时未予发表。2000年11月我为秋山的诗集《海浪的掌声》写序时，曾将之带入。但它实是一篇阐述我诗观的独立的文章，因此这次编书，我再将其收入，且取其中心主体思想“坚持与探索”为书名。

本辑中还有一篇题为《我的坚持与探索——诗谈录》的文章。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海外交流中心与《诗探索》杂志主办《吴岸诗歌研讨会》，约我为该年5月出版的《诗探索》写一篇关于我的诗观的文章。《诗探索》是一本理论性的学术刊物，而我只是一个诗人，不是搞理论的，平时谈论仅是个人创作经验而已，也没有写过理论专文，所谈的都包含在多年来的演讲或序文一类文章中。有鉴于此，遂决定采

取“语录”的方式，从这些文章中摘录取自己有关诗歌创作经验的文字，从诗歌原理到创作技巧，大致上予以排列成章。这些文字所述，内容虽没有严密的系统可言，但基本上较全面阐述了我对诗歌创作问题上关于坚持与探索的立场和主张。

坚持现实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我一贯的主张，也是贯串于本书其他有关创作问题文章的主题思想。

近十年来，诗坛与文化界多位前辈先后作古，其中有为《吴岸诗选》写序文的中国诗人邹荻帆、马来诗人乌斯曼·阿旺、我的老师画家诗人蔡洪锺，为我的诗歌谱曲的音乐家蓝草、画家黄乃群、老诗人陈焕宜、为我的历史著作《砂劳越史话》写序的史学家刘子政等。我为此写了一些悼念的文章和诗歌，有关文章见于本辑中，诗则另收在今年出版的诗集《破晓时分》里。

前辈们走完了人生道路，他们的永别，虽然常使我有“知交半零落”的伤感，但他们光辉的事迹和对艺术所做出的贡献，将长留人间。想到他们，我心中仿佛又奏起卓别林的《舞台春秋》中交响曲——生命是有限的，而艺术永恒。

去年2003年是我从事写作的50周年。我原想写一点回顾性的纪念文章，但都因为力不从心而作罢。这本《坚持与探索》和我的第七部诗集《破晓时分》在此时同时出版，也算是一种纪念吧。而最值得我感到荣幸的是，新纪元学院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甄供先生所著的《吴岸及其作品研究》一书也在此时面世。

我谨此感谢甄供先生对我的厚爱和鼓励。

2004年7月20日于 古晋葛园

目录

自序

第一辑

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	1
一个马来西亚华裔诗人的自豪	10
关于诗创作的几点思考	
——为在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而写	15
方修的诗与马华文学史	18
我的坚持与探索	
——诗谈录	31
漫谈现实主义深化问题	
——出席《吴岸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言	48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授奖感言	57
砂华族历史研究的新成就	58
与蔡明亮谈艺术创作	60
《破晓时分》自序	70

第二辑

在他宽阔的胸怀中	75
访病中的乌斯曼·阿旺	78
洪钟与恩师刘海粟	83
安息吧，艺术的远征者	
——悼蔡洪钟老师	88
掌声中你飘然而去	
——悼刘子政	93

春风化雨总常吹	
——序温玉华著《一湾涯岸》	99
回看当年青春光闪	
——序田农诗集《子夜诗抄》	103
期待中的清亮天空	
——谈李宗舜的诗	106
恒属餐风的类族	
——序雁程诗集《向日葵的呓语》	110
心园的丰收	
——序晨露散文集《荒野里的璀璨》	115
谈晨露诗中的冲淡	
——序晨露诗集《鱼说》	118
马中友谊的诗章	
——序吴德广著《犀鸟情思》	123
为海浪雕塑	
——序秋山诗集《海浪的掌声》	126
你醒在海醒之前	
——序王涛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133
走进爱薇的香格里拉	
——序爱薇著《人海荡舟》	140
序融融著《青山依旧在》	143
序沈保耀著《浪迹浮沔吟稿》	146
与癌共武的英雄本色	
——序陈育青著《与癌共武》	148
序傲霜枝著《人生何潇洒》	152
以笺代序	
——序杰伦诗集《新旧集》	154
以笺代序的补充	
——《新旧集》评议	157
我读《填补·我们》	
——序冰谷、学良诗集	164
《清流》60期感言	169

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

——为威海《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而写

我诞生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的热带丛林间，在一条称为砂劳越河的河畔上。十九世纪末我的祖父从中国南来时，那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村落，一九三七年我来到世间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个小河镇了，镇的名字叫古晋(Kuching)，是马来族语，意思是猫。所以我的故乡也叫猫城。

镇上有一条马路，从河边渡头通往山区，叫大石路，因为在离镇上一哩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圆秃秃地盘踞在道路旁。人们说那是远古时候从天上掉下来冷却后的陨石。沿路有座苍翠的山岗，华人叫它做“公司山”，实际的名称是“粤海亭义山”，埋的尽是广东和海南籍先民的尸骨。我的祖父也埋在那里，已经倾裂的墓碑上，刻着立于宣统年间的模糊的字迹。

按华人风俗，这是猫镇最佳的“风水”地了。比邻也有一个好风水的山岗，殖民地洋人用来建造官邸和别墅，但华人却把最好的风水给了死去的祖先。

我诞生在河边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内的楼上，那条街道叫

甘蜜街。甘蜜是南洋的一种植物香料，古时候出口到中国，土人也用以佐配槟榔来吃。我诞生的时候)那里还是甘蜜的主要市场。

街道的对面是菜市，用婆罗洲特产的盐木屋瓦盖的长形市场，遮住了我幼小的眼睛的视线，看不见屋子那一边的景色，只看见远远的天空上，有几只老鹰在盘旋翱翔。我问年长的姐姐，那是什么地方，姐姐说那是砂劳越河流流过的地方。

我就在甘蜜街长大，常常到河边看盘旋在空中的苍鹰如何俯冲到河面攫食鱼儿，幻想着能象苍鹰一样，展翅高飞，去追寻河水的源头和水流的去向。

但是上中学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机会离开这个小河镇。我和我的同学就象生活在小潭里的鱼一样。在毕业特刊里，我写下这样的赠言，“小潭里长不出大鱼，那只是谎话”。

我开始写诗了。

“我们在夜空寻找最亮的星／它们在笑，老对着我们微笑／四周尽是树林，绿绿青青／晴空却蓝得平凡／我们只想看看大海的广阔，那永生的蓝／”

我乘坐颠簸的小汽轮涉水而上，来到一个叫做石隆门的小镇。十九世纪，那里是广东嘉应州人开采金矿的小王国。一八五七年，正是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八年，那里爆发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矿工起义事件。在那里，我徘徊在朽折的旗杆和残破的庙社间，听村人诉说着遥远的英雄故事。

我又乘坐风帆，沿奔流而下，来到了浩瀚无垠的海洋，去拜访婆罗洲修长的海岸和红树丛林，遥看远在波涛外的激

荡的时代风雷。

这正是五十年代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的祖国，一个居住着包括伊班族、马来族、华族和其他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被称为北加里曼丹的富饶的土地，也发出了争取独立的呼声，在呼声中，我看到了我的美丽的祖国，看到了它的奔腾的河流和雄伟的高山。我问我自己，诗人，你又该如何？

“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斜斜挂在赤道上／年轻的诗人，请问／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

我回答我自己。

“让人们在你的诗句中／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所发出的各种美妙的语言。／”

但是斗争陷入了低潮，多少朋友经不起生活考验，学着北归的雁群，背弃故乡去寻找北方的温暖。站在海岛的岸上，我遥望南中国海，心情不禁像海洋一样激荡了：

“雄浑的海洋呵，南中国海／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试图攀登赤道白云缭绕的高山／直到望见你浩瀚的面影，高歌一曲吧／我想起了漂流在你洪涛里的祖先／还有我们未来的子孙／”

就这样，我得到了“拉让江畔的诗人”的美誉。是已故杏影先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伟大的前辈在他为我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所写的序中这样的激励我的。

拉让江是我的家乡砂劳越境内最长的河流，一百八十英里，由加里曼丹中部山脉南北分水岭直奔而下，泄入南中国海。我很荣幸，我因为拉让江而扬名，拉让江也因为我而为名传遐迩。拉让江和砂劳越的山山水水，从此是我的诗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但是不幸的，我却被远远隔离在人为的高墙之内。六十年代中，我因参加独立斗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十年的光阴，我最宝贵的青春。那时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山水啊：

“十年无音讯／万里江山／夜夜入梦来／梦回／灯残／墙高
／门深锁／我不眠／夜亦不眠／听墙外风雨／有万马奔腾”／

更多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祖国的山水之间了。

“又见马当山的秀美／听见山泉泄落涧谷的潺潺／又见到鲁巴河的浩瀚／远处有潮水似闷雷滚过天庭／拉让江依然澎湃／清澈的如楼河滩／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阳的倒影／最灿烂的依旧是丹绒罗班的晚霞／别时依依／留下彻夜轰鸣的潮声／我和佳人有约／约在青山／约在翠谷／约在江河湖海边／我要去／我要去／我伸手／触到的／依旧是厚而冰冷的墙……／”

七十年代末，我恢复了自由，返回社会，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经历使我对家乡的山水和植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仿佛了解了它们真实的性格：

“在凄风中／它不叹息／在苦雨里／它不哭泣／顶天立地／向蓝天开展绿羽／迎着狂风暴雨／它翩然起舞／根／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默默地／把大地的眼泪／酿成琼浆玉液”，那是我家门前那一丛丛的椰子树。

“无需人来栽培／更无需人来怜惜／在这荒野里／吐着一朵朵紫红色的花球／轻抚，它含羞／侵犯／它用荆棘自卫／别笑它在风暴中／只剩下残枝败叶／当雨霁天晴时／它又展开黛绿色的衣裳／吐出一朵朵紫色的花球／默默地／把这荒野点缀／”，那是家乡遍地可见的含羞草。

在婆罗洲岛上，还有一种树，高大无比，它是伊班族民间传说中传颂和歌咏的英雄形象，是我生平最爱的树，它的名字叫做达邦树。我这样地歌咏它：

“你是山顶上一棵高大的达邦／在拂晓时第一个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你那参天的绿叶／吮吸着宇宙的灵气／蜜蜂在你的怀抱里酿制百花的芬芳／你一身洁白／沐浴在晨曦里／象一个银色的巨人／…／那一年／熊熊的野火把山坡烧成一片焦黑／只见你岿然不动／象一个古铜色的巨人／…／半夜里我从梦中惊醒／耳边犹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美丽的达邦树／你已不见了踪影／你倒下了／消失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每当夕阳西下／彩云片片的时候／我抬头远眺／仿佛又见到你／含笑地陶醉在晚霞中／象一个金色的巨人／…”。

我又回到我日夜思念的拉让江，向奔赴一个朋友的约会：

“江水依旧滔滔／青山依旧郁郁／飞舟过处／溅起漫江水雾／看两岸景色分外迷蒙／走遍两岸／不见故人／只有绿水青山／犹记得当年故事／”

我又重见江上那勇敢生活在波涛里的朴实纯良的劳动人民：

“江水浩荡／波涛汹涌／是谁／驾一叶扁舟／飘向彼岸？／浪落时／不见了踪影／久久／久久／啊呀呀／莫非那舟儿人儿／都已在浪里葬身？／待到浪起时／却只见／马来母女俩／手把桨儿／笑吟吟／坐在浪峰上…／”

我又乘着摩托长舟，在拉让江的激流中畅游：

“舟／飞／在千山万壑间／在厉风疾雨里／逆万顷狂涛／…／正要问／这雨中江山多美／浪里飞舟多娇／一个巨浪／兀地劈空而下／仿佛要把船儿砸碎／惊回首／长舟已闯过乱石滩头／伊班汉子竖起手指／粲然向我打一个V号／伊班姑娘回眸／婉然展一个会心的微笑／轻舟飞上长河／溅起连天银沫／蜿蜒／向烟雨苍茫处…／”

一九八一年，我陪我爱人回到她的诞生地诗里沫河畔的村庄，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是婆罗洲伊班族人的故乡。那村庄叫浮刹（Pusa），巧极了，在当地的马来族语言中，浮刹的意思也是猫，也就是猫村了。我激动地歌吟了：

“你曾在我梦里倾流／诗里沫／悄悄为我带来／生命的破晓／…／我已回到梦乡／两岸红树／默默含笑／且让我／挽着伊／涉向时光的上游／”往事似浪花／在夕阳下辉耀…／”

向北行，我来到了又古老又年轻的汶莱王国，这曾统治婆罗洲的马来帝国，看它在喧嚣的世界上缓缓醒来，教堂的

金顶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然后坐上飞也似的水上德士，去游览旷世稀有的水村：

“那舟子何其飘逸／一挥手／就将我射进这漩涡碧绿／却有千家万户／忽地从海中升起／看水柱错立／檐台栊比／烟尘人语／绵亘多少里／水乡啊水乡／人称你是东方威尼斯／我却见你若人海里的褐珊瑚／多少悲欢／多少荣辱／凝就你超凡的奇姿……”

终于，我来到了位于北婆罗洲的哥打京那巴鲁山，这山也叫“中国寡妇山”，当地人也叫神山。相传远古时候，有个年轻的中国商人，来到了北婆罗洲，爱上一个美丽的卡达山族姑娘。他们结为夫妻。不久，年轻人随商船北上回乡，临别前对爱妻说，“等着我吧，我一定回来。”谁知这青年北归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渺无音讯。美丽的卡达山姑娘望穿秋水，每天都在海边盼望着丈夫归来，最后登上了神山的最高峰，眺望南中国海上南来的帆影，终于望成石头一个美丽的女人，永远守望在这个拔海一万三千四百多英尺的东南亚最高的山峰上，这山，从此叫做中国寡妇山……

那是一个清晨，我来到拔海五千英尺的山城，在曙光中等待顶峰的显现。我仿佛是在攀赴一个迷人的神话，我如愿以赏了：

“啊啊／我看到峥嵘了／峥嵘是它缓缓苏醒于晨光中的巍巍前额／我看到晶莹了／晶莹是她恒古守望于峰顶的盈盈的泪珠／而我已寂然／寂然于万籁俱寂的天地中／同山石／同草木／一齐赞美／以无声的交响／它的丰采／它的光辉……／”

婆罗洲又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石器时代人类穴居，叫尼亚石洞(Niah Cave)，已经发掘五万年前人类的骨骸和遗物。

我原知道婆罗洲岛内陆存有数不清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但是却有一个小小的瓷盘子，曾经叫我惊奇不已。它就出现在尼亚石洞口不远的一家野店里的破旧的木橱里。那夜，我到了野店，那小瓷盘，也象在等待着我的到来似的：

“你这小小的白瓷盘／且让我秉烛把你端详／烛光照处／颼颼然一条飞龙／自蓝釉的狂草丛中闪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今夕何夕啊／是王维到了婆罗／抑或是我到了唐时？……”

是的，在婆罗洲岛上，有着那么多的中国的古瓷器，唐宋元明清，盘壶瓮碟，叫人不胜惊奇。有一个古瓮，和我相遇，我们彼此间竟如此的惊异：

“你惊醒在我的惊醒中／记起了忘却的来路／在哪个朝代／哪个酒镇／你记起海上的颠簸／一如我感到就义前的烈焰／沉睡了千年之后／我惊见你釉的唐光／你惊见我唐的釉彩／我惊醒在你的惊醒中／”

说起水果，我不能不提起南洋万果之王的榴连。是的，在婆罗洲岛上，它以特有的美味闻名遐迩。你看过榴连上市时人们如何如醉如痴地蜂涌到街道上的档口的情景吗？，且听我吟唱：

“弯腰屈膝／如痴似醉／膜拜之后巍颤颤地／拾起一副盔甲／一顶自由女神的皇冠／巍颤颤地捧它于十指间／端详、估量、摇抖、倾听／又俯下尊贵的神庭／一亲它的芳泽……／”

我爱榴连，我更爱它的孤高独立我行我素的秉性，我为它作赋：

“世间美果据说都国色天香／美国红苹澳洲金橙／哪个不玉肤凝脂／独它一副赤道莽林里的青面獠牙／是美是丑／是

香是臭／千年还争论不休／而它却兀自巍立危山绝谷／岿然以亿万年风雨炼就的雄姿／任蝙蝠蔽天鼠蛇漫野／日日夜夜／在洁白的子宫里／孕育着稀世的醇膏／披上盔甲／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伴着八月骤雨的前奏／悠然降临人间…／”

当英国的探险家在砂劳越内陆森林中发现了世界最大的石洞摩鹿洞（Mulu Cave）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旅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旅游。你也许不相信，那里最大的石洞里，可以容纳四十架波音747飞机，地下的河流长达数百里。近几年来，附近的森林被开发了，处于原始状态的普南民族原住民，生活也受到影响。那年，我和友人结伴，到这一稀世的异域一行，临别时，我以一个原住民的心情，写下了我的忧愁：

“我告别摩鹿山／走出森林／来到了百林努河畔／回头望／摩鹿山／我看见你庄严的顶峰／那里有美丽的鹿洞／神秘巨大举世无双／石壁上有海螺的化石／钟乳下有祖先的足迹…

我沿着百林努河／涉过激流／进入宽阔的巴南河／回头望／摩鹿山／你正在把我俯看／那里有我的族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森林里到处流浪／到处听到伐木的声音…

在透迤的河上／一排排木桐漂流而下／你失去了踪影／一个峰回路转／摩鹿山／你又屹立在我眼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将到那里猎奇／猎亿万年的洞穴／猎我族人的葬礼…

我离开了巴南河／流浪在纷扰的都城／不论到多远的地方／我回头／摩鹿山／我又见到你高贵的皇冠／静静的百林努河／多少船儿竞渡／掀起多少波涛／留下多少浑浊……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于 古晋葛园

一个马来西亚华裔诗人的自豪

身为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诗人，我很感到自豪。

一九三七年出生在婆罗洲砂劳越的我，是道道地地的南番人，虽然我的父亲在一九二一年由潮汕南来，但我的祖父，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在古晋去世。古晋是砂劳越州的首府。我祖母和父母亲后来都在这里度过一生，而我就在镇上河边父亲经营的店铺楼上诞生，二十几岁才离开那屋子，但至今我和我的儿女仍然住在离市中心不及三公里的地方。古晋的确是我的故乡。

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就满五十八岁了，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不免有许多的感触。我的少年是在病痛与彷徨中度过的，也因此一生读书只念到华文初中三年级。因为预感生命的短促，便渴望能象莱蒙托夫、普希金、拜伦这些彗星般的诗人的生命一样瞬息燃烧。

但我终于活了下来。可是到了青年时代又逢五十年代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因为参与政治独立运动而于六十年代初身陷殖民主义的囹圄，在那里度过十年的青春岁月。